

陈自仁文集 (第一卷)
CHENZIREN WENJI

苍山遗恨

陈自仁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死亡的古镇	(1)
第二章	走出绝境	(17)
第三章	神秘的青阳山	(31)
第四章	有枪便是王	(50)
第五章	燃烧的马车队	(66)
第六章	小城爆炸声	(87)
第七章	败走青山口	(109)
第八章	老爷家的人质	(129)
第九章	生命的交易	(144)
第十章	褐色的脊梁	(167)
第十一章	意外的打击	(184)
第十二章	深山遇劫	(203)
第十三章	扳断的童指	(223)
第十四章	夜遇黑衣人	(240)
第十五章	追杀催款员	(259)
第十六章	魂荡虎啸岭	(276)
第十七章	怒火点人蜡	(295)
第十八章	灵堂密谋	(313)
第十九章	血洗苍山	(326)
附录：	历史的必然与命运遭遇	郭郁烈 (347)
后 记		(349)



第一章 死亡的古镇

❦ (一) ❦

老辈人说，自从宣统爷滚下龙庭，天下就没太平过。兵荒马乱，盗匪四起。今天我杀你，明天你杀我，血流成河，百姓遭殃。这样的苦日子，一晃就是十多年。

老天爷也跟庄稼人作对。民国十六、十七、十八年，中国的大西北连旱三年。这次大旱，旱得离谱，旱得邪乎。老辈人说，从没见过这样的大旱，老天爷要灭绝人种了！

冬天快要过去了，天气依然冷得厉害。冯祥老汉的独生儿女冯月，坐在南房的土炕上，裹着一床破棉被，冻得瑟瑟发抖。她的发髻，软塌塌地垂在脑后，两腮原本丰满的肌肉消失了，颧骨高翘，眼窝深陷，本来很大的眼睛显得更大，大得吓人。

长期的饥饿，冯月的肠胃都饿麻痹了，忘记了饿的感觉。不过，她的脑子还没有麻痹，往事像一幅幅撕碎的画，总在她眼前交叠，旋转，变幻。

妈生冯月的那天晚上，正是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是一年之中月最圆的时候。可是，那年中秋节的夜晚，天上没有一丝云，热衷于赏月的杜家镇人，却长时间等不到月亮。这事太奇怪了！

娃娃们困惑，老人们惊呼：“今晚黑月了！”

黑月，就是月食。

那天晚上的月食，持续了很久。接生婆包裹好冯月，把她递给妈时，月食还没有过去。天空中，黑黑的月亮周围，镶着一圈细细的金边。

当私塾先生的爷爷在世时常说：“生在黑月，命比纸薄。”冯月的生活，



完全应了爷爷这句话。

她满月的时候，爷爷抱着她，用胡子扎了扎她的小脸蛋，说：“儿子好比太阳，女儿好比月亮。你生在黑月，长得又黑，是个黑月亮。”

爷爷一句戏言，使冯月有了“黑月亮”这个乳名。冯月小的时候，大家要么叫她“黑月亮”，要么叫她“黑月儿”。她长大以后，觉得“黑月亮”和“黑月儿”太难听了，谁叫她都不答应，大家这才改口叫她“冯月”和“月儿”。

冯月之后，妈连生了五个女儿，一个也没成。妈不生儿，把罪过看在冯月身上。一直到死，她老人家都没有原谅冯月。

妈不生儿，冯月只好当儿了。她没裹脚，像男人一样，整天干着家里的粗活、累活、脏活。只有爷爷疼她，教她识字读书，还让她跟着杜老爷家的拳师刘师傅学武艺。她是女儿身，却练就了男人的体魄、胆量和性格。从小，她黑黑的脸上，大大的眼睛中，就透出一股倔强劲儿。连豁嘴阿婆都说：“黑月儿比起男人，就是裤裆里少了那吊肉。”

冯月的思绪回到了现实。她叹了一口气，把目光移向女儿杏花。杏花像一只可怜的猫，缩在一旁。她把破棉被全盖在杏花身上。这娃太可怜，从妈的肚里出来，从没吃过一顿饱饭，已经六岁多了，还是那么瘦小的一点儿。

冯月打开窗子，看到院子里蜡黄色的阳光。又是一个大晴天。已经三年了，几乎天天是这样的大晴天。

屋里比屋外寒冷。冯月看到院子里蜡黄色的阳光，心中出现一点暖气，有了晒太阳的愿望。她从炕上溜下来，双脚刚一着地，感到一阵眩晕，身子轻飘飘的。有两个月没吃粮食了，全靠糠菜、草根、树皮来维持生命。就是这些东西，她已有两天没有下肚了。全凭过去又干粗活，又练武功，得了一个好身板，不然，她早躺倒了。镇上饿死的女人还少么？

冯月踉踉跄跄来到院子，蹲在西屋的墙脚下。暖融融的太阳照在身上，她觉得好受多了。

这时，北房传来冯祥老汉的叫声：“月儿，月儿。”

冯月扶着墙，走进北房。冯祥五十出头，原是十分壮实的人，如今已被无情的饥饿击到了。他躺在炕上，瘦骨嶙峋，脸色发黄，稀疏的山羊胡子，



高高跷起。他睁开眼，有气无力地问：“冯龙不在家？”

冯月说：“他找吃的去了。”冯龙原来姓张，自从同冯月结婚，当了冯家的上门女婿，就改姓了“冯”。

“唉，哪里能找到吃的哟，榆树皮都吃光了。”冯祥说着，闭上了眼。

冯月刚想退出北房，爹又睁开了眼：“咱家还有吃的么？”

冯月摇摇头。

冯祥老汉失望地叹口气。

冯月连忙点点头，露出一丝苦笑：“爹，还有呢。”家里的粮，半年前就吃光了。接着是吃糠，吃干菜，把玉米棒芯子粉碎，拌着糠和菜叶吃。家中一切能充饥的东西都吃完了，于是去剥榆树皮。把榆树皮剁为拇指大小的块，放在锅中烘干，放进石磨，磨为粉状。用这种粉熬的稀饭，如浓稠的胶汁，呈褐色，异味扑鼻。喝在嘴中，稠粘又光滑，咬不断，嚼不烂，喝起来却不费劲，只需用力一吸，就呼呼作响，滚下肚去。就连榆树皮，两天前也吃光了。可是，她不愿让爹失望。

其实，在吃饭的事上，冯月瞒不过爹的眼睛。冯祥老汉从她发黄的脸上已经看出，家中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吃了。

“月儿，冯龙怎么还不回来？”

冯月忙问：“爹，您饿了？”

“唉，我肚胀得厉害呀！”

冯月愣住了。她明白，爹要大便。榆树皮吃起来容易，屙起来非常艰难。榆树皮稀饭，经过人的肠胃消化后，进入直肠，变成坚硬的块状物，非身强力壮者，难以排出体外。爹每次大便，都是冯龙在一旁协助，用手指把粪便从肛门中一点一点地抠出来。现在冯龙不在，爹要大便，怎么办呢？

冯月说：“爹，我帮您。”

冯祥老汉慢慢地摇着头：“不。你不行。”在他看来，冯月再亲，也是个女人，不能做这事。

“要是能吃一点东西，我就有劲了，你们不帮，我也能行。”爹的眼睛里，充满了对食物的渴望。

“爹，我去找吃的。”冯月退出了北房。身后，传来爹断断续续的声音。



说的什么话，她一句也没有听清。

哪里能找到一点吃的呢？

冯月侧耳听听，整个杜家镇死一般的沉寂。她举目张望，家家不见炊烟。她明白，古老的杜家镇已成了一座坟墓。在杜家镇，粮食比金子还珍贵，能拿出黄金白银的人不少，能拿出粮食的人，却没有几家。镇上的大财主杜兴邦是最有粮的人了。可是，早在三个月前，他就高价抛售了余粮，带着金银细软和全家老小，逃往省城避难去了，只留下几个长工看着那座阴森森的宅院。对有钱人来说，这片被太阳晒焦的土地上，一天也不敢呆。饥民已经失去了理智。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杜老爷是这个区的区长。他在杜家镇主事时，人们可以向他借粮。春借一斗，秋还三斗，名曰“借一还三”，真是阎王债。可是，人们都敢借，救命要紧啊！如今，杜老爷逃了，你想借一还十，也无处可借呀！半个月前，镇上不断有人饿死。身强力壮、无牵无挂的人，几乎都逃荒去了，老弱病残者，只能坐以待毙。最令人惊骇的是，镇东头进财的妈饿死后，进财竟砍下了妈的两条腿，煮熟后吃光啖尽，然后逃往他乡。镇上的老人们无不惊骇长叹，惨绝人寰呀！

冯月把目光投向自家的院子，希望能看到一点可吃的东西。院子里空空荡荡。西房是过去家里放粮的房间。冯月走进西房，找遍了每个旮旯，也没有找到一点可吃的东西。其实，她在西房已经找过多次了。她甚至用木棒敲打过西房的地面，希望能找到一个鼠洞，从鼠洞中找出几颗粮食。每一次，她都抱着希望进来，带着失望出去。

冯月又开始在院中寻找。她不想让爹感到彻底失望。哪怕找到一颗粮食，或一片菜叶，让爹慢慢咀嚼，也是好的。她拿着一根木棍，拨去墙角的一堆枯草，一块东西引起了她的注意。那东西有碗一般大，形状如扣在地上的大碗，呈土褐色。她用棍子一拨，那东西离开了地面。她弯下腰，把那东西捡起来。这时，她才看清楚，这是一堆屎，已经风干的屎，如一个厚厚的大饼，捧在手上却轻轻的。从颜色、形状和风干程度上，冯月断定，这堆屎，肯定是几个月以前的东西。她用鼻子嗅了嗅，风干的屎饼没有异味。

冯月看着手上的屎饼，有一种厌恶感，又舍不得扔掉。听说有人吃硝土



充饥。风干的屎总比硝土管用，十有八九是粮食变的。她一咬牙，吹了吹屎饼上的尘土，走进厨房，烧了一碗开水，把屎饼掰碎，丢在碗中，用勺子捣成糊状，端到了爹的面前。

家中的榆树皮已断了两天。冯祥老汉有两天连榆树皮都没吃上一口。看见吃的东西，他身上有了劲儿，从炕上挣扎着爬起来。

冯月端着那碗冒着热气的东西，给爹喂了起来。爹吃得很快，每喂一勺，他嘴一闭，立即咽了下去。看着爹贪婪的吃相，冯月十分痛苦。这算什么吃食呀！不过是一脔风干的屎。如今，在爹的眼里，它却成了美味佳肴！冯月的双手在战栗。爹吞食碗中的东西，仿佛在吞噬她的心。两股泪水，从她的眼窝中流了出来。

碗中的东西已经没了。爹咂着嘴，问：“什么东西，这么好吃？”

冯月哇地一声哭起来。碗从她手中掉下，摔在地上，变为碎片。

冯祥老汉用手抓着自己的棉袄领子，懊悔地说：“都怪我啊！好东西应该留给娃吃，他们的路还长着呢！天哪，让我先死吧！”

冯月这个从不落泪的女人，双手掩面，呜呜哭着，走出北房。

身后，传来爹时断时续的自责声和诅咒声……

（二）

杜家镇位于县城西边，离城十里，是一个古老的小镇。镇子周围，全是平展展的水浇地，是全县有名的富庶之乡。杜家镇三百多户人家，杜姓人家占了近三百户，其他杂姓只有几十户。冯祥是其中的一家。冯祥的爹，是清朝同治年间的秀才，因仕途无望，来杜老爷家坐馆，当了私塾先生，落户杜家镇。冯祥跟着爹读了几年私塾，终未成大器，只好务农为生。冯祥老汉，不算是镇上最穷的人家，也算清贫之家。他有三亩水地，位于镇的北头。平常年景，一家人省吃俭用，勉强过得去。可是，连续三年大旱，一到春夏，河水断流，土地干裂，他家颗粒无收。本来清贫的家，立刻变得一贫如洗，无食充饥。

冯祥老汉的地头，有一棵榆树，是爹在世的时候栽的。这棵榆树，树干粗大，支干茂密。每年春季，榆钱密密匝匝，压弯枝头。



这时，榆树主干上的皮已经剥光了，露着白生生的身子，在寒风中抖动。冯家的上门女婿冯龙和邻居杜震山，骑在老榆树的树杈上，正砍着树的支干。老榆树主干上已没皮可剥了，他们想砍下支干，剥下支干上的皮，供全家老小充饥。

榆树下，已有不少砍下来的树枝。冯龙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由于旷日持久的饥饿，他感到一阵眩晕，有气无力地说：“震山，我头昏得很，歇歇吧。”

杜震山应了一声，蹲在树干上。他的名字，是冯月的爷爷，那个老私塾先生起的。老人对他寄予厚望；他属虎，老人希望他成“震山之虎”。

杜震山是杜老爷的堂侄，可是，从他爷爷起，就已是杜老爷家的佃户了。他自幼爱武，多年来，一直跟着杜家大院的护院拳师刘师傅习武，什么刀枪棍钺，流星锤，三节鞭，都能来几下。最令人称道的是，他练就了铁砂掌的功夫。有一天，他与冯月一起去赶集，遇上疯狗拦路，他挥掌劈去，一下打碎了恶狗的天灵盖。对此，冯月赞叹不已，同时，又提醒杜震山，千万不可与人交手，以免失手伤人。冯月是他的师姐，小时候一起跟刘师傅习武，对他十分关心。

如今，无情的饥饿，让杜震山这位铁塔一样的汉子，变得弱不禁风了，才砍下几根树枝，便气喘吁吁了。

冯龙看着杜震山，问：“震山，你有几天没吃东西了吧？”

杜震山痛苦地点点头。

“震山，我看，咱们怕是度不过这场灾难了！”

杜震山想起了什么，又问：“你不是说，国民政府要来赈灾么？怎么还不见动静啊？”

一个月前，冯龙的一位朋友从省城带回一份《民国日报》，上面登了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视察灾情后发表的谈话：“西北诸省，庐舍荡然，釜罄如洗。草根树皮，挖掘殆尽。死亡之余，或卧疾不起，或赤身无衣。此种奇灾，历所未有！”

报纸的同一版上，还登着省国民政府发往南京政府请求赈灾的电文：

省属各地，连年天灾兵祸，田庐漂没，村落焚毁。树根草皮，俱已食



尽。人相争食，死亡枕籍。山羊野鼠，亦均啖罄。既缺籽种，又缺耕牛，度日不遑。似此情势，将坐谈春耕，无望秋收。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在百万以上，请予赈济。

报纸上还说，国府已筹集粮款，派员赴西北赈灾，救黎民与水火之中。可是，已经一个多月了，杜家镇离县城这样近，怎么不见国民政府的赈灾官员下来？

“哼！什么国民政府？和狗日的宣统爷一样！”

冯龙苦笑道：“官府的事，咱百姓说不清啊！”

（三）

中午，冯龙拖着一捆榆树枝，气喘吁吁地走进了院子。他看到冯月，口中咕哝了一声，倒在地上。

冯月急忙走过去，扶起冯龙，一步一步地挪进了南房，把冯龙扶上炕，让冯龙靠墙坐稳。她从地上端起一个铸铁火盆，放在冯龙面前，拿来几块木柴，架在火盆中，又从炕洞中掏出一团火种，引燃了木柴。

火给屋内增添了温暖。红红的火焰映在冯龙黑黄干瘦的脸上，似乎有了一点生气。

冯月看了看冯龙，苦笑了一下，说：“你烤烤火，我去剥榆树皮。”转身走出南房。

冯龙看着火，眼睛变得明亮起来。他向前挺起身子，慢慢抬起手，伸向火盆，想烤一烤冻僵的手。可是，他的手刚刚伸进火盆，眼前一黑，身子倒在炕上。不一会儿，他眼睛里的光，渐渐黯淡下来。他的一只手还架在火盆上，另一只手却无力地放在炕上。

火盆中的火焰，越燃越旺，很快烧到了冯龙架在火盆上的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拇指，在烈火中战栗，发黄，发焦，一股奇异的肉香味在屋内飘荡。

手指烤焦后散发的肉香味越来越浓。躺在炕上的杏花，迷迷糊糊中闻到了这股奇异的香味。她睁开了眼睛，吸着鼻子，从枕头上抬起头来，开始用眼睛和鼻子搜寻香味的来源。



不一会儿，杏花的目光停在了火盆上。她看到了蜷曲在炕上的爹，也看到了爹架在火盆上的那只手，看到了被火烧焦的爹的四根手指。她爬向了火盆，把头挨在火盆边。

火盆中的木柴快要烧完了，火势变小了，火焰离开了冯龙的手指头，不过，指头尖上还冒着淡淡的青烟，肉香味随着青烟，继续在屋内蔓延。

杏花的眼睛，木木地看着爹烧焦的手指，慢慢抬起了胳膊，把颤抖的手伸向了火盆。她用手指抚摸了一下爹的手背，把手指慢慢地伸向爹烧焦的手指。她用食指和中指揪住了爹的食指，用力捻了一下，竟然捻下了一小块肉。她用食指和中指夹着那块肉，看了看，闻了闻，眼一闭，丢进嘴中。她轻轻地叫了一声，那小块肉已经溜进了嗓子。杏花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奇怪的表情。她从爹的食指上又撕下一块肉，急忙丢进自己嘴中。爹的食指，露出了白白的骨头。

杏花欠起身，把手伸向爹的中指。

这时，冯月走进了南房。

杏花忙从爹的中指上撕下一块肉。

冯月看到杏花在撕爹手上的肉，惊呆了，张着嘴，说不出一句话来，四肢战栗不已。

杏花看了妈一眼，慌乱起来。她一抬手，把那块肉丢进自己嘴中，咕地一声，咽了下去。

冯月惊叫一声：“杏花！”猛扑过去。

冯月抱住了杏花的头，伸出手指，去抠杏花的嘴，想从杏花嘴中抠出那块肉来。可是，杏花的牙咬得死死的，任她怎么抠，就是不张嘴。她急了，在杏花脸上猛击一掌。

杏花哇地叫了一声，头一歪，张开了嘴。

冯月忙把食指和中指伸进杏花嘴中。那块肉，已被杏花咽了下去。她把杏花往炕上一推，把被子胡乱丢在杏花身上，又扑向冯龙，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她爹！”

冯龙没有反应。

冯月摸了摸冯龙的脸和脖子，发现冯龙的身子已经冰凉。她大叫一声，



昏了过去……

过了很久，冯月醒过来了。她发现自己的头枕在丈夫冰凉的脖子上，不由打了个激灵，一下子清醒起来，想起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冯月一边痛哭，一边抱着冯龙的上半身，把冯龙的遗体放平在炕上，又找出一块白布，开始包扎冯龙烧焦的手。

冯祥老汉听到了冯月的哭声。他溜下炕，倚在门框上，深陷的眼眶中，流出两股浑浊的泪。他的身子顺着门框滑下去，坐在了地上。

冯月的哭声，惊动了隔壁的杜震山。他放下手中的榆树枝，跑了过来。

杜震山看到了炕上的冯龙和痛哭的冯月，心中一阵悲痛。

人的命真贱啊！刚才，他俩还在一起干活。这会儿，冯龙已经扔下妻儿老小走了。

杜震山一脸麻木的表情。他一句话也不说，端来一碗凉水，用破布蘸水，擦去冯龙脸上的灰尘。

冯龙死了，却没有棺材。杜震山想找一个木柜，权作棺材。他看遍了冯家的三间房子，也没有找到一个可入殓冯龙的木柜。他这才想起，冯家唯一的大木柜，已被他媳妇用了。一个月前，杜震山的媳妇撒手而去，冯月和冯龙抬来了自家的粮柜，作了他媳妇的棺材。

杜震山走出院子。他想从镇上找一个帮手，顺便借一个大一点的木柜，装殓冯龙。他出去好久，没找到一个人，只找到一辆独轮车，推进了冯家院子。

冯月还坐在原地。她两眼发呆，已没有哭声，也没有眼泪。

“师姐，别哭了。杜家镇饿死人，咱不是第一家。”杜震山说着扶起冯月。

冯月擦干了眼泪，从西房中找出一张草席，和杜震山一齐动手，裹住了冯龙的遗体。然后，两人把冯龙的遗体抬上独轮车。

杜震山在冯龙遗体旁边放了一把铁锹，推起独轮车，朝村外走去。

冯月踉踉跄跄地跟在杜震山的身后。

冯祥老汉像一截木头，默默地目睹了这一切。他见杜震山推着冯龙走了，才慢慢地站起来，扶着墙，回到了炕上。他的嘴唇哆哆嗦嗦，花白的山



羊胡颤抖不已。

世间万物中，人是最强大的，人又是最弱小的。人的生与死之间，只隔着一层黑纸。这层黑纸，一捅就破。曾给冯家带来无数欢乐和希望的冯龙，曾深得冯祥老汉偏爱的冯龙，就这样悄悄地去了，这是冯祥老汉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一直指望女婿为自己送终，如今，女婿竟然扔下他走了！

近几个月来，杜家镇的丧葬仪式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变化。当第一个人饿死时，镇上还有不少人前去奔丧、吊唁。死者被装入棺材，由八个小伙子抬入坟地。一个月前，全镇找不到一副棺材。但是，饿死者还要装入木柜，由四个小伙子抬往坟地。如今，全镇连一个装尸的木柜都找不到了，也没有人有力气能将死者抬入坟地。饿死的人，只能用草席包裹，由亲属用独轮车运往野外掩埋。有些孤寡者，饿死后无人掩埋，甚至无人知晓，长时间横尸家中。好在正是冬季，尸体没有腐烂。

杜震山和冯月轮流推着独轮车。当他俩来到镇外的一段田埂下时，已经精疲力竭。

这是一段高高的田埂。田埂一侧，由于过去被水冲刷，形成了一截半人高的断面，如一段小小的悬崖。

冯月说：“就这里吧。”

杜震山说：“就这里吧。”

地冻得很硬。杜震山用铁锹铲了一下地，无力地摇摇头。

冯月说：“埋吧。”

杜震山说：“埋吧。”

他俩谁也没有力气挖墓坑了，两人只好把冯龙抬下独轮车，放在田埂下。

杜震山爬上田埂，用铁锹铲下不少浮土，掩埋了冯龙。

西北风吹来，呜呜咽咽，如泣如诉，仿佛在吹奏凄凄惨惨的安魂曲。

冯月跪在地上，静静地看着面前的坟堆。她没有眼泪，也没有哭声，脑子里一片空白，两眼中空空洞洞。

 (四)

安葬冯龙之后，杜震山回到了家。他家只有两间草房，一间是妈的住房兼厨房，一间是他和媳妇的住房。自从媳妇死后，他搬回了妈的屋子，与妈同住。杜震山的妈，上嘴唇是兔唇，再加上嘴快如刀，尖酸刻薄，被大家称为“豁嘴阿婆”。由于饥饿过度，缺乏营养，一月前，豁嘴阿婆全身浮肿，眼睛失明了，生活难以自理，处处都要儿子帮忙。

听见儿子进门的声音，缩在炕上破棉絮中的豁嘴阿婆竟然坐了起来。

她颤颤巍巍地向炕沿摸来，嘴中喊着：“山儿，山儿，你给妈带吃的来了？”语气中充满了喜悦。

杜震山看见妈的样子，心里十分难受。他跪到炕前，深情地叫了一声：“妈！”他心快要碎了，说不出一句话来。

豁嘴阿婆停止朝炕沿摸索，喜悦的表情从脸上迅速消退，一会儿变得满脸怒容。她摸到了扫炕的笤帚，向杜震山扔去，大骂：“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你这狗日的！你想饿死妈呀？已经两天了，我连榆树皮都没吃上一口。”

“妈，儿没本事啊！”杜震山哭着扑向炕，抱住了妈。

豁嘴阿婆撕扯着杜震山的头，又骂：“你这个不孝的东西。你要把妈活活饿死么？天爷呀，我怎么养了这样一个不中用的东西！”

“妈，我把您抱出去晒晒太阳吧。您放心，今天一定给您弄到吃的。”

“太阳能当饭吃么？晒太阳，能晒饱妈的肚子么？你这窝囊废！”嘴上威风了一辈子的豁嘴阿婆，说话还是那样尖刻。不过，儿子知道妈的秉性，从不计较妈的那张快嘴。

长时间的饥饿，已使豁嘴阿婆瘦得皮包骨头，身轻如草。杜震山抱着妈，来到院子里，放在一摊麦草上。那是妈常来晒太阳的地方。

杜震山说：“妈，您晒会儿太阳，我去找点吃的。”

杜震山来到大街上，茫然地四处张望。这时候，哪里能找到吃的呢？他在街头徘徊，苦苦思索，想不出一点办法。过去，他家有困难时，总是向冯月家求助。冯家对他，也是有求必应。有多少次，家里揭不开锅了，是冯家给了一碗面，一碗糠，让他家渡过难关？连老妈身上那件破棉袄，不也是冯



月给的么？他知道，如今的冯家同他家一样，也是锅净如洗，徒有四壁。可是，他不知不觉中，又走向了冯家。师姐读过多年私塾，脑子灵，主意多。他不向冯家借吃的东西，只求师姐能出个主意，让他和妈能够活着度过这次饥荒。

杜震山走到冯家大门口，迎面碰上了冯月。他一下子惊呆了。

冯月披头散发，抱着六岁的女儿杏花，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出门来。她脸色苍白，泪流满面，双眼发直。杏花的头和腿在冯月的胳膊上耷拉下来，一条细细的辫子垂在空中，随着冯月的脚步摇来晃去。

杜震山大叫一声：“杏花！”扑到冯月面前，捏住了杏花瘦瘦的小手。杏花的手冰凉僵硬。他又去摸杏花的脸。杏花瘦削的脸上，沾满了冯月的泪水。他拭去泪水，同时感到，杏花的脸也是冰凉的。显然，杏花已经离开人世多时了。他抚摸着杏花的脸，无声地哭起来。

杜震山和冯月来到街上，流着泪，面对面，茫然地伫立着。过了好久，杜震山说话了：“师姐，把杏花给我。我把她安置在她爹身边。”

冯月仍然两眼直勾勾地看着远处。

杜震山抱着杏花，朝野外走去。已经到了野外，他突然想起，应该给杏花找一个棺材。如今，装殓大人的木柜难寻，装殓娃娃的木柜好找。

杜震山又抱着杏花回来了。

已经死去的杏花，按乡俗，再也不能回到冯家了。

杜震山把杏花抱回自家院子。

豁嘴阿婆听见儿子回来了，慢慢地坐起来，问：“山儿，给妈找回吃的了？”

“妈，再等一会儿。”

“唉，早知你这样不中用，刚生下时，我就该把你丢进尿盆淹死！”豁嘴阿婆恶狠狠地说完，又倒在麦草上。

杜震山把杏花的遗体放在墙角，匆匆忙忙走出去。他记得，杜三爷家有一个小木柜，足可以装殓杏花。

豁嘴阿婆听见儿子的脚步声离开院子，很快消失了。她饥饿难忍，快要昏厥过去，于是，随手抓起一把麦草，放在嘴中嚼起来。麦草很硬，嚼不



烂，咽不下，她吐了出来。

嚼动麦草，刺激了豁嘴阿婆本来亢奋的食欲。她恨不得把自己的手指嚼烂，咽下肚去。她眼睛瞎了，听觉却很好。倏地，她想起来了，儿子临走时，好像把一个东西放在北房墙下。她看不见，却听到了儿子弯腰时的喘息声和那个东西轻轻着地的声音。

会不会是吃的东西？

“震山这狗日的，会吃独食的！”豁嘴阿婆骂了一句，随即想起了镇东头的进财。

进财那狗东西，把他妈的腿都煮熟吃了，难道震山这狗日的不会吃独食？

“哼！人饿疯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豁嘴阿婆自言自语地说着，从麦草上爬起来，双手摸索着，朝北房墙角爬去。不一会儿，她的手触到了一个物件。这是什么东西？像是衣服。她用手扯了一下，那是一件单衣，破烂不堪。她把单衣扔在一边，又向前摸索。她估计，儿子怕她发现，用单衣盖了什么东西，藏在那儿。果然，她摸到单衣下的东西，不由倒吸一口冷气：是个娃娃！

豁嘴阿婆把娃身子上下摸了一遍。她发现，这个娃已经死了，身子都僵硬了。

震山为什么抱个死娃回来？是不是要煮给她吃？

豁嘴阿婆又想起镇东头的进财，想起了县城有人肉包子出售的传闻，猛然间笑了，笑得十分凄惨。她的眼眶里滚出几颗泪珠，嘴巴抽搐着吐出几个字来：“震山啊，我的儿呀，妈错怪你了，你是一个大孝子。”

豁嘴阿婆定了定神，突然一咬牙，变得狂躁起来。她急不可耐地抓起娃的腿，一把推起小花裤，像凶残的野兽，对着那条干瘦的小腿，一口咬去。

（五）

院子里静得出奇。冯祥老汉从炕上爬起来，侧着耳朵去听，听不到一点声响。

怪了，刚才，他听见月儿还在院子里，怎么又不在了。



冯祥老汉透过窗子看了看阳光。太阳已经西斜了。他叫了一声：“月儿。”

没有回音。

他又叫了一声：“月儿。”

还是没有回音。

冯祥老汉叨叨起来：“已过中午了，不知给杏花吃东西没有？”他哀叹一声，叫了声，“我可怜的孙女啊！”下了炕，拄着拐杖，走出门去。

南房的门开着。

冯祥老汉扶着门框走进来，喊：“杏花，杏花。”

没人答应。

“这娃，又藏起来了。你藏哪儿，爷爷都能找到你。这次找到你啊，爷爷不刮你的鼻子了。”冯祥老汉说着咳了两声，“爷爷要打你的屁股呢！”

冯祥老汉拉起炕上的破被子，不见杏花，又看了墙角、门后，还是不见杏花。他走到院子里，想起了早晨月儿喂他的那一碗食物。他想了很久，总认为那是一碗面食，是粮食做的。自从吃了那碗东西后，他浑身有了劲儿。他猜想，杏花也吃到了一碗那东西，浑身有了劲儿，出门玩去了。他感叹道：“人是铁，饭是钢。这话一点不假呀！”

冯祥老汉想回北房休息，一想又觉得不对。这个时候，杏花一个人会去哪儿玩呢？他心里不踏实。忽然，他想起隔壁的杜震山曾喊过一声“杏花”。那声音很大，当时，他正在北房的炕上，听得真真切切。

杏花肯定在隔壁的杜震山家。

冯祥老汉拄着拐杖，朝杜震山家走去。

从冯家到杜震山家，仅有一墙之隔，出了大门，拐过弯就到了。杜震山家的大门，是个柳条编的篱笆门。

冯祥老汉一推篱笆，走进院子，刚想喊“杏花”，立刻惊呆了。他看到了人类最悲惨的一幕：豁嘴阿婆正抱着杏花的一条腿，凶猛地啃着。她的嘴角上挂着碎肉，脸上沾满血迹。杏花的脚上，还穿着小红鞋。那鞋像一团火苗，被豁嘴阿婆抱着的小腿举在空中，晃来晃去，十分刺眼。

冯祥老汉叫了一声，扔掉拐杖，发疯似的扑过去，从豁嘴阿婆手中抢夺



杏花的腿。豁嘴阿婆嘴中塞满了肉，嘟嘟囔囔地叫着死活不肯松手。

冯祥老汉急了，放掉了杏花的腿，双手捏住了豁嘴阿婆的脖子，越捏越紧。一会儿，豁嘴阿婆的脸变得铁青，嘴也张开了，两颗浑浊的眼珠，仿佛要掉出深陷的眼窝。

这时，杜震山走进了院子。他抱着一只木箱。看到眼前的惨相，他魂飞魄散，大叫一声：“妈！”扑了上去。

杜震山去掰冯祥老汉的手。

冯祥老汉血管暴露的双手，像两把铁钳，死死地卡在豁嘴阿婆的脖子上。

杜震山掰了几下，没有掰开冯祥老汉的手。他急了，对准冯祥老汉的额头，猛击一掌。

随着啪的一声响，冯祥老汉头一歪，松开双手，翻倒在地。

杜震山抱起妈，连声大叫：“妈，妈……”

豁嘴阿婆耷拉着头，无声无息，只有嘴豁得更大了，带着几分狰狞。她已经告别了苦难的人生。

杜震山大哭起来。他哭着哭着低下头，看见了杏花的那条腿，那条血肉模糊、白骨外露的腿，这时，他才发现妈满嘴血肉，心中立刻明白了。刹那间，他差点吓晕过去。愣了好一会儿，他才放下妈，抱起冯祥老汉，大叫：“冯伯！冯伯！”

冯祥老汉七窍流血，头上出现了一个黑色的掌印。他已气绝身亡。

杜震山跪在冯祥老汉遗体旁，呜呜地哭着。他懊悔，痛苦，不停地撕扯胸前的棉袄。黑土布的棉袄撕破了，露出团团棉花，掉在地上。

一阵寒风吹来，吹起地上的棉花，飘荡起来，悠悠地飘向空中，飘向远方。

（六）

冯月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疲劳，脑子里一片混沌。她在镇子里盲目地走着，不知不觉走出了镇子，来到野外。

旷野里，寒风呜呜地叫着，把田野的尘土吹向天空。三年来，没有下过